經學危言

經學卮言

曲阜 孔廣森 撰

周易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
屯六二
需九五
比六二
履九二
大有初九
謙九三
大畜六五
恒九四
睽上九
蹇六四
解九二
損六三
夬九四
震六二
漸上九
歸妹六三
旅上九
巽九五
中孚六四
小過六二六五
既濟九五
需須也
蠱剛上而柔下
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
家人有嚴君焉
君子以飲食宴樂
行在中也

則不疑其所行也

因而重之

故受之以履

大衍之數五十

上棟下宇

尚書

克明俊德

鼗鼓笙鏞

百官總己以聽冢宰

卜稽曰其如台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

右秉白旄以麾

是有丕子之責于天

我之弗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門無胥戕

肆不正

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

不克開于民之麗

越玉五重

無若丹朱傲

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先王不懷厥攸作

惟衣裳在笥

而康而色

乃卜三龜一習吉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

戕敗人宥王啟監

王入太室祼

朕不敢有

其在祖甲

不克敬于和

賓稱奉圭兼幣

以成三德　　惟反

其罰百鍰　　獻成而孚輸而孚

咸乂序　　武成序

毛詩

浧負白公委蛇委蛇　　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平王之孫　　方將萬舞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　　要我乎上宮

良馬五之　　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聊樂我員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充耳以素乎而　　展我甥兮

園有桃其實之殽　　豈曰無衣六兮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　　越以鬷邁

將母來諗　　喓喓草蟲

卜筮偕止會言近止　　南陔

其祁孔有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

謂爾遷于王都　　壹醉日富

旅力方剛　　自昔何爲

歲取十千　　攸介攸止

撰其左右嘗其旨否
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彼都人士
常服黼冔
使不挾四方
無貳爾心
薪之槱之
周王于邁
誕先登于岸
是致是附
行葦忠厚也
釆錫爾類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
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
奚斯所作孔曼且碩
帝立子生商

爾雅　與詩同卷

落
幠
般　格
繇
俶
蠠　没
翦[illegible]
育
縱縮亂也
潛深測也
室中謂之時
律謂之分
正月爲陬
祭星曰布
郊牧野林坰
茢薽豕首
猋藨芀葦醜芀葭華
謂櫬采薪
皇黃鳥
騤牝驪牡玄

論語

有酒食先生饌
溫故而知新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書云孝乎惟孝
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回也不改其樂
而有宋朝之美
自行束脩以上
古之賢人也
師摯之始
太宰問於子貢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揖所與立左右手
復其位
享禮
吉月必朝服而朝
杖者出斯出矣
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葉公問政
吾黨有直躬者
奪伯氏駢邑三百
卞莊子之勇
予一以貫之
其斯之謂與
周有八士
異乎吾所聞

孟子

以遏徂莒
一遊一豫
人皆謂我毀明堂
使虞敦匠事

中古棺七寸椁稱之　得侍同朝甚喜
凶年糞其田而不足　不由其道而往者
兄戴蓋祿萬鍾　將以復進也
卒於畢郢　寇退則曰脩我墻屋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　敎三苗于三危
主司城貞子　不達于天子
孔子亦獵較　異於白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　非由外鑠我也
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　豈謂一鉤金
被袗衣鼓琴　介然

左傳

疋人坐其北門　子般卽位次于黨氏
不須于廟　文之昭
請隧　成王周公之命祀
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　曰夫已氏
鑄鼎象物　又作武
投袂而起　嘉淑而有加貨
金奏肆夏之三　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
請以桑林　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唯卿備百邑
其敢愛豐氏之邴
徹爲五聲
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
用幣必百兩
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又从范氏焉易之亾也
公
嗚呼哀哉尼父

亥有二首六身
楚公子圍設服離衛
陳氏三量皆登一焉
辰在子卯謂之疾日
壬申復旆之
遂賦晉國一鼓鐵
繁氏
王生張柳朔
使貳車反祏于西圃

經學卮言卷一

易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卦辭

鄭君注云自九三至上九有頤象居外是不家食吉而養賢按此則易之互象不唯八純兼重卦亦有之蓋互體有視中四爻者有視下四爻者有視上四爻者有視其自初至五五爻者有視其自二至六五爻者率一卦而函卦者五如大畜䷙下五爻䷡互之成大壯初至三乾也三至五震也上震上乾下大壯餘倣此五爻䷨互之成損下四爻䷪互之成夬中四爻䷪

互之成歸妹上四爻三互之卽成頤也以經徵之
泰自二至五互歸妹故其六五曰帝乙歸妹兌自
初至五互中孚故其九五曰孚于剝大壯自初至
五互夬故壯于趾之文與夬初爻同益自初至四
互復故中行之文與復四爻同小畜自二至上互
中孚故有有孚幾望之義謙自二至上互師故有
利用行師之義比之象曰建萬國親諸侯而屯豫
並言利建侯屯自二至上互比豫自初至五亦互
比也噬嗑之彖曰利用獄而旅亦言明慎用刑噬
嗑上五爻互體有旅也需之利涉大川自三以上

互既濟也訟之不利涉大川自四以下互未濟也漢儒說卦氣以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復臨爲十有二月辟卦泰否備乾坤之體而反復觀之獨函諸辟卦於其中取其上四爻則泰互復否互姤其下四爻則泰互夬否互剝取其上五爻則泰互臨否互遯其下五爻則泰互大壯否互觀是故泰爲寅正攝提之首寔自然之數也推而言之上經終於頤大過坎離下經終於中孚小過既濟未濟兩濟者坎離之合也而中孚互爻亦爲頤小過互爻亦爲大過此上下經之所以相配也雜卦不

依上下經次序然乾坤以下亦三十卦咸恒以下亦三十四卦乾始焉咸恒中焉姤夬終焉篇末卦不反對朱子疑之蔡伯靜易其讀大過顛也下即屬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歸妹女之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於韻仍合咸恒之中有姤夬姤夬之中又皆有純乾孰非錯綜相生循環之妙與

今列互卦圖於後

中四爻互	上四爻互	下四爻互	上五爻互	下五爻互

䷀乾

䷁坤

卦					
姤	乾	乾	本卦	乾	本卦
復	坤	坤	本卦	坤	本卦
夬	乾	本卦	乾	本卦	乾
剝	坤	本卦	坤	本卦	坤
遯	姤	乾	漸	姤	本卦
臨	復	坤	歸妹	復	本卦
大壯	夬	歸妹	乾	本卦	夬
觀	剝	漸	坤	本卦	剝
大過	乾	夬	姤	夬	姤
頤	坤	剝	復	剝	復

同人	姤	乾	家人	姤	本卦
師	復	坤	解	復	本卦
大有	夬	睽	乾	本卦	夬
比	剥	蹇	坤	本卦	剥
既濟	未濟	本卦	本卦	坎	離
未濟	既濟	本卦	本卦	離	坎
蹇	未濟	既濟	本卦	坎	旅
睽	既濟	未濟	本卦	離	節
解	既濟	本卦	未濟	豐	坎
家人	未濟	本卦	既濟	渙	離

歸妹　既濟　解　睽　豐　節
漸　未濟　家人　蹇　渙　旅
豐　大過　歸妹　家人　恒　革
渙　頤　漸　解　益　蒙
旅　大過　睽　漸　鼎　咸
節　頤　蹇　歸妹　屯　損
中孚　頤　漸　歸妹　益　損
小過　大過　歸妹　漸　恒　咸
離　大過　睽　家人　鼎　革
坎　頤　蹇　解　屯　蒙

䷞ 咸 姤 夬 漸 大過 遯

䷨ 損 復 剝 歸妹 頤 臨

䷟ 恒 夬 歸妹 姤 大壯 大過

䷩ 益 剝 漸 復 觀 頤

䷰ 革 姤 夬 家人 大過 同人

䷃ 蒙 復 剝 解 頤 師

䷱ 鼎 夬 睽 姤 大有 大過

䷂ 屯 剝 蹇 復 比 頤

䷢ 晉 蹇 未濟 剝 旅 比

䷄ 需 睽 既濟 夬 節 大有

䷣ 明夷 解 復 既濟 師 豐

䷅ 訟 家人 姤 未濟 同人 渙

䷔ 噬嗑 蹇 未濟 頤 旅 屯

䷯ 井 睽 既濟 大過 節 鼎

䷕ 賁 解 頤 既濟 蒙 豐

䷮ 困 家人 大過 未濟 革 渙

䷲ 震 蹇 解 頤 小過 屯

䷸ 巽 睽 家人 大過 中孚 鼎

䷳ 艮 解 頤 蹇 蒙 小過

䷹ 兌 家人 大過 睽 革 中孚

豫	蹇	解	剝	小過	比
小畜	睽	家人	夬	中孚	大有
謙	解	復	蹇	師	小過
履	家人	姤	睽	同人	中孚
无妄	漸	姤	頤	遯	益
升	歸妹	復	大過	臨	恒
大畜	歸妹	頤	夬	損	大壯
萃	漸	大過	剝	咸	觀
隨	漸	大過	頤	咸	益
蠱	歸妹	頤	大過	損	恒

䷋否　漸　姤　剝　遯　觀

䷊泰　歸妹　復　夬　臨　大壯

自晉至泰二十四卦互體並無其象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昏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屯以下爻辭

屯爻言乘馬班如者三言昏媾者二禮稱四馬爲乘馬四偶數也二四六皆偶位故皆謂之乘馬二之馬取象於震所謂馵足的顙之屬四六取象於坎在下者爲薄蹄在上者爲下首俱非艮馬故班如不能進也上爻獨不言昏媾何也一陰一陽而

相應乃昏媾之象六二上應九五六四下應初九唯上六所應亦陰則非其昏媾矣四志應於初而隔兩陰陰柔不能爲難求而往又何冦焉二欲上應五而爲初剛所制是以遇冦屯如邅如夫二之邅三之吝其不可往也均然三宜見幾而舍二則班如不舍以至蒙難十年者此易之爲書所以詔入吉凶而不詔人以苟爲趨避三爻上爻旣爲兩陰非其昏媾舍之可矣二五昏媾之正欲舍之而不可者也則唯以正靜待時而已二至四成坤體故爲女子地道尚靜又處三陰之最下靜乎靜者

也故曰貞不字坤爲土土成數十數窮則變二變而互卦亦成震體以剛敵剛初不能復爲寇矣震則動故曰十年乃字周易以變者爲占凡爻辭有以變卦說之如十年乃字七日得至于八月有凶之類先凶後吉先吉後凶者皆當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需

坎爲水酒象也中滿者食象也故需于酒食困于酒食皆以坎得象漸六二飲食互卦亦有坎夫沙泥血穴之中常情所畏易於需者也飲食宴衎不思其反能需者鮮矣快意而進失其貞固能無咎乎故中正如九五猶戒之曰貞然後吉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比

易爻內外亦不定指內卦外卦此比之自內乃謂外卦之五五爲羣陰之主二與五應若有王者起而首先翼戴者其志尤親故言內也六四外比之所謂外乃內卦之初四與五最近初去五最遠而四與初應若內臣能外合遠方諸侯以勤王室者初六志歸九五是賢者也四比初以從五故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唯六三雖亦從五而爲應爻所牽若有異志故傷其比之匪人匪人也後夫也前禽也皆指上六而言比卦大體以四陰附一陽獨

上爻一陰自殊於衆偶於國爲後歸之象於禽爲佚獲之象然爲上六設戒則天子當陽不用命者凶爲九五垂訓取順舍逆不勤遠略斯盛德之至乎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履

虞翻說履訟初變爲兑訟時二在坎獄中故稱幽人按春秋左傳曰遂幽其妻荀子曰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管子曰大夫不鄉贊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蓋古刑法囚謂之幽故仲翔云然惠氏云今學者輒目高士爲幽人非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大有

初比於九二有敵剛之患所應又剛非陰陽匹偶是无交也无交所以有害也然而害也匪咎也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无上下之交也夫豈君子之咎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謙

初六居坎體之下自二至四成坎坎爲水則曰用涉大川六二處震體之下上六處震體之上三四五五震卦爲震爲善鳴則曰鳴謙是皆取爻外之象獨九三當坎體之中坎勞卦也而曰勞謙乃取本爻之象其故

以陰爻象在卑位者當因人之尊而謙下之所謂從其長於外也陽爻象在尊位者當自忘其尊躬行謙德所謂行吾敬也此卦之義五陰環而敬一陽一陽虛而納羣陰上下交謙謙道以成

六五豶豕之牙吉 大畜

牙鄭讀爲互按周官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鄭司農云互謂楅衡之屬豶豕之互即此互也牿以防牛抵觸互以禁豕放逸與六四童牛之牿文既比偶事亦類從古音牙如吾 詩祈父牙與居協騶虞史記作騶牙 與互相近篆文形亦相似隸楷之變以互爲牙益

易混錯牛人互字徐仙民亦音牙漢書谷永傳百官盤互師古曰互字或作牙金石傳記若此非一按通卦驗有人侯牙倉姬演步謂太公字子互也以韻讀之知今相傳稱子牙者誤

九四田无禽恒

恒卦自四至初與師卦自五至二其四畫奇偶正相反此曰田无禽彼曰田有禽語亦正相反禽皆指謂應爻師六五下應九二之陽陽實故言有恒九四下應初六之陰陰虛故言无也姤九二包有魚九四包无魚亦以應爻虛實爲別與此同義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壺

匪冠昏媾往遇雨則吉 睽

後說之壺鄭君及京馬虞翟諸家皆然說讀爲稅虞翻曰說猶置也離爲大腹壺之象也唯今王氏注本與上句同作弧字聲似而誤耳周易以變爲占上九睽之歸妹也上與三相應三至五互坎坎爲豕又爲車輪上爻變則成震震爲大塗坎豕在其下若負之然上爲宗廟故謂之鬼坎車在其下若載之然言一車者就坎數也上體本離離爲戈兵有矢之象先張之弧則弧矢爲冠也後說之壺則壺矢爲樂也已變而成歸妹匪冠也是昏媾矣

且上既變震自三至上互而重之雷雨作解故曰遇雨之吉羣疑亾也先儒說屯之屯膏漸之取女歸妹之承筐明夷之垂其翼皆因商易舊文今按歸藏卦名以睽爲瞿其繇曰有瞿有觚宵粱爲酒尊于兩壺見爾雅疏是則說壺之文亦有因於古

六四往蹇來連蹇

連於文从車古通以爲輦字管子立政曰百工商賈不敢畜連乘車周官輂輦故書作連禮夏后氏之四連殷之六瑚漢韓勑禮器碑借用胡輦字六四處進退之位往就外卦則成上體之坎坎險也故其行蹇來就內卦則自三

至五互體成離離爲牝牛葦所駕也乃有乘輦安行之象矣凡見險者宜思退故其垂戒如此爻例以外爲往內爲來九三來反象曰內喜之也上六來碩象曰志在內也是其證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解

黃矢謂五二欲應五三四疑之須解其疑而後得應狐善疑者也故以爲喻自二至四成離體網罟以田蓋取諸離離有三爻故曰田獲三狐巽九四田獲三品亦由互離卦得象云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損

按繫辭釋此爻云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蓋取損䷨從泰䷊來乾之上爻與坤之上爻互易其位故有天地合男女交之象焉三人內卦三爻也動而變謂之行內卦本乾一爻變而爲陰是損一人也三與上應以陰從陽是得其友也二與友三則疑夫婦之性也以是推之坤上爻與乾上爻交易而爲咸䷞乾初爻與坤初爻交易而爲恒䷟乾上爻與坤初爻交易而爲歸妹䷵坤上爻與乾初爻交易而爲漸䷴故漸亦言女歸咸恒有夫婦之道皆取諸此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亾聞言不信　夬

外卦兌爲羊處兌之初如牽之者此九四之本體也兌爲言下爻變成坎爲耳故曰聞言此九四之變體也九四以陽爻當陰位剛而不純不能堅其志以除去陰邪見一陰之未易決也有敢飾從陰之意居而自守亦旣不安動而有行亦復次且當此之時雖與羣陽同行而志或悔矣故戒以當保其兌體所悔終亾若變而就坎則有聽不明之咎焉占人遇此能袪其次且之疑聞流言而不信以與剛中之君子相牽同進者吉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震來厲象曰乘剛也六五震往來厲象曰危行也

二五所乘皆剛爻二震體未就止有初剛五則四與初應兩剛在下故往來皆危然二億喪貝而五轉得无喪有事者初九重陽六二重陰剛柔不敵之甚六五雖陰尚得陽位九四雖剛而位寔陰故四之制五其勢不若初之偪二而五亦藉可自守无所喪也初得乾體乾道用九故稱九陵二履其上故稱躋焉乾爲金玉貨貝之象震卦至二爻而失乾體故以喪貝言之懼而喪其有從而逐之所

喪滋多唯當靜守勿逐待時之變喪者自復二變而爲震之隨互體成離離爲日爲火火數七故曰七日得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漸

宋人或疑陸是逵字之誤不知古音逵讀馗詩施于中逵與仇合韻韓詩作中馗儀讀俄儀从義聲義从我聲詩柏舟儀與河協菁莪與莪阿協漢蔣君碑文感慕詩人蓼蓼者儀以儀我音同故借用不得相爲韻也上九與九三同言陸者漸外卦象鴻之北鄉內卦象鴻之南來艮位東北三爻漸進以上向巽有自北而南之象巽位東南三爻漸進以下應艮有自南而北

之象鴻得陸而止故一南一北皆以陸爲終也然則三漸陸而凶上漸陸而吉何也夏小正傳曰雁以北方爲居南方之陸非安居也故其占爲夫征焉易曰鴻漸于陸夫征不復詩曰鴻飛遵陸公歸不復六經之義固相通乎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歸妹

鄭君注云須才知之稱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姊名女須愚按須者長女之稱天文星占織女爲處女須女爲旣嫁之女說文解字曰嬃女字也賈侍中說楚人謂姊爲嬃經義言本宜歸妹而乃以其姊

年不相當故致反歸更以娣行也以爻位言之初二爲娣三則女長矣四則愆期矣以爻象言之三進就四則成互體之離離爲中女故曰須退就本卦是反歸而成兌之少女故曰娣也

上九鳥焚其巢 旅

旅☲☶自小過☳☶上爻變而來小過有飛鳥之象在上又爲巢象已變成離火故曰鳥焚其巢如渙☴☵自坎☵☵上爻來則曰渙其血言變去坎血也小畜☴☰自需☵☰上爻來則曰密雲不雨言變去需上體之坎雨也此亦可備變卦之一義

葢六位窮而後變故八純卦八交卦各上行至六而變又下行至初而變又上行至六而變三變之後變則復初每卦皆統三卦共成六十有四自乾變者曰夬曰大過曰姤自坤變者曰剝曰頤曰復自天地之交卦變者曰泰萃隨无妄曰否大畜蠱升自坎變者曰渙曰中孚曰節自離變者曰豐曰小過曰旅自水火之交卦變者曰既濟家人漸蹇曰未濟解歸妹睽自震變者曰噬嗑曰晉曰豫自巽變者曰井曰需曰小畜自雷風相薄之卦變者曰恒鼎大有大壯曰益屯比觀自艮變者曰謙曰

明夷曰賁自兌變者曰履曰訟曰困自山澤通氣之卦變者曰損臨師蒙曰咸遯同人革備矣

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巽

經於甲庚同有先後三日之文明無他義先甲三日者甲子甲戌甲申後甲三日者甲午甲辰甲寅也先庚後庚亦即謂六庚耳蠱事也君子敬其事則用日之始故六甲皆吉此文王之辭時尚未忌甲子巽卦所以言庚者周易以變爲占蠱䷑之巽䷸止五爻一變故巽五爻辭即承蠱彖辭而言之自蠱六五至巽九五環歷六位有甲乙丙丁戊己六日之

象是以七索而得庚矣若必牽合五行及取丁辛癸字訓之說俱未敢確信

六四月幾望馬匹亾无咎中孚

坎爲月離爲日既濟者日月之望也歸妹自二至四成離自三至五成坎有似既濟故曰月幾望小畜上爻變則自上至三亦互既濟故月幾望之辭同獨中孚互體未有坎離而言月幾望者此取明中孚小過兩卦生於坎離爻畫之交易者也蓋上經以坎離終而先之以頤大過大過中滿有坎象焉頤中虛有離象焉下經以坎離相重之卦終而

先之以小過中孚此二卦尤似坎離特得其倍體耳且坎之內外卦各以中爻升降相易卽成小過離之內外卦各以中爻升降相易卽成中孚中孚四至二互震震爲馬三四兩陰相爲四類言能絕其類而進據五陽之上則震體亾離體就而坎五體見所謂月幾望馬匹亾也中孚是離之未純者四與五交錯乃得无咎三與二易位然後可鼓可歌（凡占者遇此以變爲言）離九三鼓缶而歌本陽爻也今陽降處二陰升處三鼓者其罷乎歌者其泣乎二得剛中其爲敵乎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小過）

小過二五亦皆取坎爻交易之象言之坎二爻本陽祖道也君道也三爻本陰妣道也臣道也陽上升之過而至于三（過剛則亢故凶）陰下降之過而至于二（處險中而能變者過柔猶可以无咎）故曰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也至於外卦則陽過降而至四陰過升而至五坎爲雨又爲月月生於西故稱西郊爲隱伏故稱穴既易坎成震斯雲者不雨矣伏者動而見弋取矣震驚百里公侯象焉故曰公弋取彼在穴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既濟

九五爻辰在申上值實沈之次禮祭以孟月薦以仲月夏正孟夏辰會於申禴祭之月也申又西方故爲西鄰變而之明夷其辰在卯則東鄰矣又上體既變成坤坤爲子母牛故言殺牛東鄰据之卦西鄰据本卦凡陰而之陽者多吉陽而之陰者多凶是以變爻未如不變者之福矣鄭君注易恒以爻辰爲說爻辰者初九子初六未九二寅六二酉九三辰六三亥九四午六四丑九五申六五卯上九戌上六巳與八卦納辰之法異

需須也彖傳

鄭君注云需讀爲秀陽氣秀而不直前者畏上坎也按古語遲延有所俟曰宿留封禪書宿留海上漢五行志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李尋傳宿留督言來歷傳此誠聖恩所宜宿留何氏春秋解詁宿留城之年僖元趙氏孟子章句宿留以答之萬章下諸家並上音秀下音溜東觀漢記和帝詔且復宿留後漢書作須留是須留亦音秀溜需與須同故讀爲秀也漢世詁訓皆音義相將郎六書轉注之學自宋以來其傳晦矣

蠱剛上而柔下

凡卦有三陰三陽卽具乾坤之體此蠱爻所以言父母也內卦本乾三陽而分其一陽居上故曰剛上外卦本坤三陰而一陰下來居初故曰柔下父指上九以陽剛居尊亢之地五晝承之有父老退休子代治事之象初六柔伏在內又爲母象九二獨言幹母之蠱者母無外事教令不出閨門唯二處內體最與初比故爾

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剝極而復以陽去陰以君子去小人宜乎善矣然

猶必以順行乃无疾咎其旨深哉若湘東復正中興功寮北宋諸君子除新法復舊法未幾而章蔡迭乘其後亦日行之未以順而已

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男女正位專指二五父母則指九三上九蓋上爻處外卦之最尊父道也三爻處內卦之最尊母道也母不稱慈而統於嚴者凡母之性恒以姑息爲惠鮮能嚴氣正性猝其子婦以成父教家俗每由以不謹故此卦獨以陽爻爲母象告之以嗃嗃則

吉戒之以嘻嘻則吝厳君之義乃取爻辭嗃嗃威如兩爻而言之

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象傳

諸卦言君子以者或取其象或法其義此卦當下剛上險之位而云飲食宴樂者何也記曰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君子於飲食宴樂之時恒若有險在前需而後進故能飲食而不淫宴樂而不淫所以玩占而思戒也本義云事之當需者无所復爲飲食宴樂俟其自至殆非君子立教之旨

需于沙衍在中也

衍葢古文愆字之省二爻云愆在中三爻云災在外意正相對周易多古文損象懲忿窒欲釋文作徵緊辭言天下之至嘖而不可惡也荀爽本作亞並省不著心者

則不疑其所行也文言

古文偏傍多省不疑其所行者言所行不礙也下文陰疑於陽亦是陰礙於陽他如小畜象傳旣雨旣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遯象傳嘉遯貞吉以正志也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升象傳升

虛邑无所疑也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既濟彖傳三年克之憊也終日戒有所疑也不但文義當訓爲礙且其韻可證唯賁卦六四當位疑也則與乾文言或之者疑之也義同乃是疑惑之疑耳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繫辭傳

蓋聞土寄王於四行故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各以五土乘之則水五火十木十五金二十合之是爲大衍五十然而五十之蓍若盡用之無以成七八九六之變又必四十有九乃能取其用也此天地之至數而周髀亦法於此是故句廣三天數也股

修四地數也徑隅五參天兩地之數也三三而九四四而十六五五而二十五兩矩之合亦五十焉句股和而方之合於四十九句股較而方之合於虛其一聖人以句股測天行以蓍卦象天道理一而已周髀不可通於大衍則句股之數非至數也大衍不可通於周髀則大衍之數亦非至數也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前漢五行志曰虙犧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然則八卦即河所出圖本有其象因而重之乃伏羲所作之易耳宋人名五行生成數

爲河圖古未有其說正義云重卦之人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犧鄭君之徒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史遷等以爲文王廣森謂羣言淆亂以近古者折之淮南子曰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是可爲

伏犧重卦之證

上棟下宇

上高也下庳也高其棟下其宇則吐水疾而霤遠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序卦傳

此下韓康伯注有履者禮也四字當是經文混入

注耳王氏略例引雜卦曰履不處也又曰履者禮也釋文云今雜卦無此句韓注有或傳寫者誤愚謂王所引正序卦也

經學巵言卷一終

經學卮言卷二

書

克明俊德堯典

傳云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鄭注亦云俊德賢才兼人者也古人引詩書多斷章取義未可因大學皆自明也一語遂疑漢儒舊說之非大氐聖賢立言之至者皆不相襲而自相合此篇以中庸證之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言堯之修身也克明俊德尊賢也以親九族親親也平章百姓百姓者百官也此敬大臣體羣臣之事

協和萬邦則諸侯無弗懷遠人無弗柔而庶民百
工之子來不待言矣蓋與九經次序有若合契㕥
友洪汝登名榜歙縣人內閣中書爲愚說之如此

無若丹朱敖益稷

丹朱與敖是二人敖卽象也帝繫曰瞽叟產重華
及產象敖象爲人敖很因以爲號若共工稱康回
鯀稱檮杌之比管子曰若敖之在堯劉景升與袁譚書曰昆弟相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滶書古文作奡見說文解字論語奡盪舟卽所謂罔
水行舟者也舊以爲夏時澆非是禹與舜言得斥
天子之弟者古人語質往往有之然依史記此上

有帝曰自取于塗山以下別加禹曰則是乃舜自
言非禹語也於義更協以聖如堯以親如象而皆
殄厥世故曰予創若時創者傷痛之意

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然其損益要亦大同周時奏
樂之節見於儀禮者大約先升歌次或笙或管次
閒次合樂其舞時先後未有明文据孔子閒居云
下管象句武夏籥序興明堂位云升歌清廟下管
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
則舞入必在下管以後可知也此經戛擊鳴球搏

拊句琴瑟以詠乃堂上升歌爲第一節大戴禮記曰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縣一磬而尚拊搏朱弦而通越是周樂章雖改而用器唯磬拊琴瑟則同也下管第二節也周制天子管維清諸侯管新宮古無聞焉鼗鼓合止柷敔爲第三節舞也鼗本所以播之進舞衆至唐凱安舞猶存其制故樂記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正義曰不云鼗而云鼙者廣其類也禮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柷以導歌鼗以導舞其用相類鼗鼓合於柷敔斯容與聲比矣燕禮記曰若舞則勺

故大射儀鼗倚于頌磬西紘備舞勺設之笙鏞以間即所謂笙詩三終

歌詩三終相間者也簫韶九成則大合樂舞而樂

告備鄭君注曰東方之樂謂之笙西方之樂謂之

鏞是以此笙即大射之笙鐘笙磬鏞即彼庸鐘庸

磬鏞庸同字詩庸鼓有斁亦不加金今文儀禮庸爲頌頌古字作

額讀若容故與庸通漢儒林傳魯徐生善爲頌史記作容惠帝紀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如淳曰頌者容也管子國頌亦訓爲容毛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笙鐘笙

磬與笙相應之鐘磬也頌鐘頌磬其聲與歌頌相

應者也是故笙鏞以間謂笙者與歌頌者相間也

可謂笙縣與頌縣相間也可

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湯誓

非謂湯奪其農時而興師也秖言舍我國之事而與人國事引穡事爲喻者與孟子云舍其田而芸人之田同意

百官總己以聽冢宰 伊訓

梅氏所上古文尚書自朱子卓識始疑其僞近世通儒推暢愈明愚亦嘗反覆誦之多有所疑如此文似因論語而爲之者然論語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則所謂冢宰者固不專指殷制殷官名雖無文可稽而宋承殷之制備立六卿屢見於左氏

文公七年十六年昭公廿二年哀公廿六年諸傳其六卿之目曰右師曰左師曰司馬曰司徒曰司城即司空宋避武公諱改曰司寇無所謂冢宰也唯成十五年傳於六卿之外復有向帶爲太宰魚府爲少宰然次在司寇之下則非上卿執國命者矣左傳曰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魯惟三卿亦有太宰之稱周禮春官之屬有大司樂小司樂秋官之屬有大行人小行人正不得因其有太有少而遂疑向帶爲正卿也曲禮曰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鄭君以爲殷時制雖推測之辭然其太宰非

貴卿而止爲天官之屬頗與宋官有合宋雖無司士耳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是右師統百官卽周天官之職又襄九年宋災傳云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享祀之事二師命之是亦太宗太祝並屬天官之證書有父師少師蓋父師右師也少師左師也伊尹以阿衡爲官號其卽右師與否固未敢知要不得以周人之冢宰施之殷人耳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咸有一德

吕氏有始覽曰地大則有常祥不庭岐毋羣抵天

翟不周山大則有虎豹熊羆虵水大則有蛟龍黿
鼉鱣鮪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
以生謀此所引在百篇未焚之前必可徵信古者
屋壁多爲圖畫故明堂四墉有周公負成王之象
不韋引書證上所言怪獸蓋謂廟中畫之猶觀於
禹鼎而知神姦百物者也梅賾竊取其文易怪爲
德似是而非

卜稽曰其如台盤庚

商書言其如台者四史記有其三而皆改爲其奈
何可見梅氏所上書傳訓爲如我所言如我所行

者誤也蔡傳於夏罪其如台解云商衆言桀雖暴虐其如我何於乃曰其如台解云民乃曰孽祥其如我何二條蓋得之今王其如台當解爲滅亾伊邇王自處將奈何與紂有命在天之荅意乃相應唯卜稽曰其如台太史公求載此文竊聞座主桐城姚大夫說自我王來迺厎綏四方皆述民不願遷之言盤庚斆于民以下乃述盤庚之誥誡有特見足破前儒沿誤蔡氏唯誤以篇首卽爲盤庚之辭故解云稽之於卜亦曰此地無如我何與經意正相反此乃諸不欲遷者謂我先王來宅此河北

重我民生嘗稽之於卜言河水無能如我何也蓋時雖以避河患爲名乃盤庚本意則如漢儒所說商俗奢侈欲徙而改行率儉杜篤曰般庚去奢行儉于亳張衡曰居相圯耿不常厥土般庚作誥帥人以苦本篇王肅注曰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于殷其實河之北浜水患較遠其如台之卜殆實有之非說語也姚大夫曰次篇新邑殷也盤庚辭也首篇新邑祖乙所遷也民之辭也言王若能胥匡民居此新邑不遷今雖有災且將安定若顛木厥根不移卒生由蘖天將永我命于兹廣森謂中篇方云盤庚作惟涉河以民

遷下篇方云盤庚既遷則上篇作於未遷之前甚明既遷于殷可云茲新邑未遷但當云彼新邑不當云茲新邑更不當云既爰宅于茲故知上篇新邑決非亳殷大氐此邑遷來亦未久故尚有新邑之稱盤庚承甫遷之後而又謀遷所由咨胥怨也書序祖乙圮于耿正義曰鄭注祖乙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者蓋不經之書未可依信今按竹書晚出固弗盡眞然還以漢人舊說證之西京賦云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成湯遷亳已入

前八數內不嘗後五復遷湯計然則去亳居囂為一遷去囂居相為二遷去相居耿為三遷盤庚居殷為五遷中間尚缺第四遷殷本紀云仲丁遷于隞郎囂河亶甲居相祖乙遷于邢郎耿下歷敘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盤庚乃云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不言祖乙之時殷已都河北明是耿地猶在河南但自祖乙以後盤庚以前未知何君又有河北一遷耳其果為南庚遷奄與否則唯竹書有之他無可證祖乙圮于耿不遷至其後王乃遷與鄭說相會要之我王來自是來河北新邑之王

又非祖乙也鄭武公遷于新鄭歷五十餘年莊公猶云吾先君新邑于此若依竹書所紀遷奄至此纔二十二年其稱新邑更宜于今五邦語在未遷殷之前則殷未爲邦五邦者亳也囂也相也耿也河北新邑也

先王不懷厥攸作

宗社宮室皆先王來居此土時之所作也今天降大虐先王不加庇焉是不懷安其自所作之居矣所以然者先王神靈唯利民是視民當以遷爲利故神亦以遷爲安也殷降大虐卽下所云高后丕

乃祟降罪疾蓋疾疫之災歟故此篇反覆推本降災之意以爲出自先王高后爾衆不蚤同心謀遷以坐待疾虐之降非自鞠自苦而何猶不及今自稽其過自怨自艾乃祖父將斷棄汝不救乃死矣疾其曷有瘳乎𢧵惟終以汝遷或尚可迓續乃命耳詳玩經意似方際衆不願遷之時而適與天災會遷議乃成若無端而託鬼神窈冥以脅之其誰能信之鮮以不浮于天時句稍難解大氏言及天時亦是疾疫之意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

此指謂仲丁諸君屢遷之事也蓋契之初封本在

亳殷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是也其後相土之屬遷徙不常至湯乃復歸于亳書序曰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先王謂契也仲丁以下輙復屢遷凡一遷都其衆必有隨而遷者亦有留而處者故自今日言之昔我亳民其子孫或在于囂或家于相或流于耿是蕩析離居矣上文云適于山謂亳之景山也古我先王成湯監于前人不常厥居未有善土將思多于前人之功乃擇此景亳而都焉後王不常寧屢遷屢圮以致我民蕩析離居我非樂震動我民也將以

爲民求所定極唯有隹我高祖契與湯之故居庶可一遷不再遷而永地于新邑耳蓋盤庚窬知亳土之可久故自湯以前湯以後遷者紛紛然卒無以易亳也其後武丁復以亳朝諸侯有天下而朝歌一遷殷遂以亾乃知盤庚之胥宇卓矣哉

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說命

惟甲胄與口異口之不愼或起羞而已甲胄之不愼乃致寇焉是故衣裳干戈皆爲我用者也然人君於衣裳不過在笥而已其於干戈必時見而自

省厥躬善則用以伐人不善則人用以戕我躬矣緇衣引兌命語有此鄭注云惟干戈省厥躬當恕已不尚害人也似未盡其義

右秉白旄以麾 牧誓

逸周書克殷篇云武王乃手大白以麾諸侯然則白旄卽大白也左傳衛侯使急子如齊壽子載其旌以先衛世家作盜其白旄而先明急子以白旄爲節所謂旌節也武車建之則爲師節司馬法偃伯靈臺注曰伯師節也古文伯帛皆與白通康叔封于衛分以少帛卽武王之小白 漢武帝詔躬秉武節武節猶言

師節周節以白旄漢節以赤旄武帝時更加黃旄

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洪範

爾雅曰康虛也而汝也汝武王也汝當謙其容色虛以受人曰予一人所好唯德有德者則錫福隨之是不協于極之人斯有所勸而進協于皇之極矣

是有丕子之責于天 金縢

丕子史記作負子索隱謂鄭君亦讀丕曰負 正義引鄭注又作不子蓋鄭注尚書用古文說其注書傳書緯等用今文說故兩所引異 隗囂傳庶

無負子之責正用此文白虎通義曰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見曲禮正義今本無然則負子之責者言武王見責于天而有疾也告神謙故從諸侯病辭若爾三王者呼三王而告以下所云也公羊解詁云天子有疾稱不當與此句牽連生解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禮記隱義又云諸侯曰不茲凡負子負茲不茲不子丕子皆同音之轉弟子籍有秦丕茲家語作丕慈古音負近丕詩是任是負以歸肇祀是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

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一卜不決再之可也再而吉凶相歧三卜以從其多者可也旣再卜習吉矣必無三卜之理愚以爲乃卜三龜者二公與周公各卜一龜也上文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陰有請禱之意又不願二公知故弗諾之亦弗違之但言周基新創王今未可以死而已不言未可以崩而言未可以戚我先王文尊者之死辭也若以穆卜爲憂怖先王壇墠冊祝卽弗憂怖乎小爾雅云請天子命曰未可以戚先王請諸侯命曰未可以近先君請大夫命曰未可以從先子傳訓戚爲近實本於此先儒謂梅氏所上孔傳與王肅注大同今檢傳多用小爾雅之義吾家孔叢子僞書也似二十二代猛者從學王肅承肅意而作之肅好小爾雅因援以入焉然漢藝文志無孔叢子而本有小爾雅此

一篇自是古書未可非也二公遂乃穆卜葢憂疑之至期於習吉而後敢信是以各卜一龜周公則已於未卜之前請命先王乃就卜以驗其得請與否爲卜之意與二公殊故亦別自卜也二公但見公之卜卒弗知公之禱異日見書所由疑而致問史百執事等對稱公命我勿敢言此追釋卜三龜之時卜史不告二公以册祝之故耳事定之後公且留書不禁人見又豈故勑秘其語耶

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讀爲避史記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

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必如此解於之字文義方順昔者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于陽城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陰所謂避者其義如此公之所以弗避者武王未受命周室未定成王幼公有盛德設避位而去恐天下之人不若夏人之謳歌啟而若唐人之從舜虞人之從禹是將無以告我先王故留輔沖子以繫天下之望春秋傳曰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亦此意也燕世家曰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後儒以君奭為復政後作者因在洛誥後故也然成王政又在君奭

後其序乃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鄭君因疑篇次錯亂傳必拘篇次創爲成王親政淮奄再叛之說頗周官序首又云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豈武庚亦滅於親政之年耶足明此等篇皆周公攝政時書而倒在後者蓋召公亦疑周公當避故周公歷言伊尹巫咸諸人以明大臣輔政古有其義而於此復爲二公釋之其後不得已居東二年以靖流言之難居東者避也鄭注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己詩七月正義云周公避居東都史傳更無其事廣森按墨子曰古者周公旦非管叔辭三公東處于商蓋人皆謂之狂此即避居之事於傳有之詛非佳證傳以辟爲法以居東爲東征未必合於古文舊說漢儒林傳稱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

然則辟之爲避未必非眞古文讀也論衡云金縢天大雷電以風偏者說之以爲成王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之閒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古文家以爲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魯世家雖有奔楚之事而雷風之變別載於周公沒後大氏史記於金縢前半用古文說後半用今文說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 大誥

正義曰猷訓道也鄭王本猷在誥下漢書王莽攝位東郡太守翟義叛莽莽依此作大誥其書亦道在誥下廣森謂莽誥字規句擬可以當是篇之訓詁因可以證今書之誤延洪惟我幼沖人莽曰洪

惟我幼沖孺子據此則延字當上屬釋文云馬讀弗少延爲句蔡傳從之是也弗造哲迪民康莽曰予未遭其明悊能道民於安下予造天役莽亦爲遭古遭造字通史記甫刑兩造具備徐廣曰造一作遭文侯之命造天丕愆傳云遭天大罪是造有遭訓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莽曰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賁與奔通詩鶉之奔奔左傳禮記皆作賁賁夏小正元駒賁傳曰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莽曰昌傅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閉疑比聲之誤于天降威用寧王莽曰天降威明用寧帝室于語聲用寧王言以安王室也然鄭君注云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則以寧王爲文王者古有其說誕敢紀其敘莽曰誕敢犯祖亂宗之序

紀犯形相近曰予復反鄙我周邦莽曰是天反復右我
漢國也蓋古文不是鄙字民獻有十夫莽曰民獻儀九萬
夫伏生大傳作民儀有十夫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
翼不可征莽曰亦惟在帝宮諸侯宗室於小子族
父敬不可征越於也考父也翼敬也諸侯皆曰管蔡之罪在王宗室於成王爲父行所
當禮敬不可征伐王害不違卜莽曰帝不違卜此則似有害字者義
長不敢替上帝命莽曰予不敢僭上帝命師古曰僭不信
也古僭字省唯作晉與替相似故誤爲替天明畏弼我丕丕基莽曰天
用威輔漢始而大大矣釋文畏加字徐音威恩謂徐仙民讀是也臯陶謨天
明畏馬本作威洪範威威用六極史記作畏二字古通用爾雅曰基始也爾丕克遠省

莽曰爾不克遠省（丕當爲不立政丕丕基漢石經作不不其亦古通字）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莽曰予害敢不於祖宗所受休輔（上文弼我莽作輔漢又天棐忱辭莽作天輔誠辭此畢字亦作輔未詳按康誥曰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此亦承上若有疾引今而言似畢爲去疾之意蓋古時語今不可攷）天降戾于周邦莽曰況今天降定于漢國（今戾訓罪非是詩靡所止戾毛傳戾定也）莽誥多出劉歆所爲以上異者蓋古文家也六經唯書外異最甚幾非復三代之舊若割申勸今文博士讀爲厥亂勸小戴又作周田觀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史記又作來始滑漢書又作七始詠（忽鄭本作曶）熹平石經僅存般庚鴻範無佚

諸篇殘句與字已以百數詳隸釋論衡引梓材彊人

有王開賢厥率化民乃即戕敗人宥王啟監厥亂

為民也漢以景帝諱啟之字曰開儀禮注今文啟為開有宥賢監率亂並形似為化聲似也化民文理較勝因訛字从化而古譌為如魏都賦訛遂轉作為猶堯典南訛之或作南為矣

注引般庚優賢揚歷優即腹賢即腎揚即腸而歷

字令屬下句之首其文義之剖判縣絕至於此安

得盡如是誥尚有西漢遺文足相讐正哉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酒誥

王若曰滌書古文作成王若曰賈逵衛宏說成

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故曰成王馬融云俗儒

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廣森按第三義是也呂氏愼大覽曰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蓋時臣美其德以爲號故周頌皆周公所定乃有成王不敢康之語不顯成康則斷當從毛傳成大功而安之之爲正解若因康字偶類於謚便疑非成王時詩酒誥亦有惟助成王德顯之句而朱儒轉以爲武王時書何耶史記周公謂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則成王生有此稱爲不誣矣然則酒誥之首何以獨有成字蓋酒誥梓材與康誥非一時作封康叔在

攝政四年伏生說時新邑初基明辟未復周公攝王命作誥故雒以朕其弟等語酒誥則成王涖政之後又特以殷俗酒荒責成康叔非始封時誥也始封誥止康誥一篇左傳曰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不兼酒誥梓材也第以所言皆治殷餘民之事故三篇統作一序耳本當在洛誥之下史氏以其均爲衞事上屬康誥而又嫌年次不明特加成王若曰以別之斯一爲周公代誥一爲成王親誥顯然矣觀夫子繼洛誥致政而序多士乃云周公以王命誥正見前此代王誥之時有直以周公之辭誥者是寡兄朕弟之疑書序已隱爲釋之聖人之文所以簡而

能該顧後人未之深思耳

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

啟監厥亂爲民　梓材

此經旣與王充所引大殊未必古文全是今文全

非然姑就此文說之則傳謂戕敗人者而可以赦

宥於義不通凡經傳一篇之中同字異訓者甚多

上宥字自當爲赦宥之宥下宥字當爲王啟監爲

一句而訓與侑同左傳王饗醴命之宥注曰宥助

也言往者殷末之時姦宄殺人歷人者皆可以枉

法赦宥微子曰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可見紂之虐政率誅其所

不當誅而當誅不誅者正多耳故其民亦見其君行事如此而敢於戕敗人矣今所以望汝助王敬監其治化我民使無復有戕敗人者云

曰無胥戕

曰者康叔曰也自厥亂爲民以上成王訓康叔也無胥戕以下康叔戒成王也首荅王所言之意以爲此戕敗姦宄者亦無須戕虐之也王誠能作法于邦君御事使寡弱莫不[illegible]德則民長恬養於太平而無所用其誅辟矣自古王監民之法皆若此次陳作室稽田以喻王當竟文武未竟之緒乃正

言用懌先王受命以終之君臣交儆有皋禹矢謨之遺焉前人輙將此曰字忽略讀過轉生脫文錯簡之疑何居

王入太室祼 洛誥

此篇之終一則曰王在新邑再則曰王命作冊三則曰王入太室祼四則曰王命周公後此史氏書法著成王之始親政也前此大封大祀皆周公主之廣森聞諸座主莊侍郎曰肅雝顯相美周公也虞禮祝辭有哀子某哀顯相意公攝祀之時其告神亦曰孝孫稱孝顯相旦矣先儒以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爲記周公攝政七年復子明辟爲還君政於成王宋

儒妄非之而併周公踐阼見於禮記者舉斥爲不足信假王涖政勤和天下乃古文逸書又以莽歆所引而疑焉今還徵諸名誥彼篇末云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是諸侯之幣納於王者也史乃曰太保以庶邦冢君出取幣入錫周公其自致詞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旅陳於王之前而必兼周公言之當時諸臣之所以事周公者可想見已故攝則謂之踐阼退則謂之復辟太史公曰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匔匔如畏然嗚呼此公之所以

聖也當應攝之時而畏嫌不足以爲聖使旣歸政而就藩稱孤涉於不屑北面孺子之迹又將爲後世跋扈之臣口實故傳曰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而終古之爲君臣者定

寻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 多士

古有訓肆爲大者肆不正猶大戾也申丁寧耳或可訓爲是伐是肆之肆言殷爲不正故肆伐之也造此二端後賢擇焉寻惟率肆矜爾則肆矜猶肆赦之意卽所謂今寻惟不爾殺也 論衡引作寻惟率夷憐爾同

字異訓經每有之豈得不度文理概以肆爲故乎

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有字絶句與直而弗有之有意相似言今遷爾者唯奉順天命朕不自居有其事也爾亦惟安於天命後日無以我爲怨

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有幹有事者謂殷故從仕人也有年謂耆老人也于往也頑民安土重遷爾多士之中其位齒尊者先往茲洛以爲之望則爾小子皆起而從爾遷居矣民不可戸說故責成殷士云然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

鄭君注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於民閒故云久爲小人王肅好與鄭反乃以祖甲爲太甲梅氏所上古文孔傳獨與肅同且爲之說云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下然唯梅本作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可云然耳若依漢石經作高宗之享國百年固不可得通杜欽曰高宗遭雊雉之戒飭已正事享百年之壽劉向曰高宗有百年之福劉歆曰武丁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漢人說皆如是唯史記作五十有五年未知果古今文之異耶抑太史公別有所采耶梅本作五十九則非今非古更不知其

所自

且卽以經徵之下言自時厥後立王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自時厥後者自祖甲以後也若謂太甲以後立王卽無踰十年者則商傳世三十除三宗及受多歷年所其餘二十六王通以十年計之尚遠五百之數而載祀六百左傳灼有明文如何可通耶三統歷商六百二十九祀鬻子云湯二十七世歷歲五百七十六歲至紂汲郡竹書易緯稽覽圖皆云湯至受四百九十六年姑無論祀年等與傳不合信依梅氏書計之卽四百九十六祀亦不能足矣

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多方

麗謂民之罹于咎者開卽下云開釋是也言桀爲

虐政不能明民麗罪之情而開釋之輙大降加刑罰也句意與吕刑匪察于獄之麗相同繹下文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而繼之曰愼罰曰殄戮多罪曰開釋無辜則麗字之義可知矣王制曰郵罰麗于事所謂愼厥麗也

不克敬于和

凡事有兩端云某及某者行文之常也儀禮多以及爲若冪用綌若錫之類左傳或以及爲之皐父之二子杜有此訓姚大夫取以說封父之繁弱謂封父龜及繁弱弓是兩物書則用于用越敬于和猶言敬與和也康誥德之說于罰之行義同君

爽天越民亦言天與民也越猶于也

越玉五重 顧命

周書世俘曰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銷武王則寶與同此五重疑卽天智玉五也爲足以禦火災故寶之

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 康王之誥

賓讀爲擯覲禮曰嗇夫承命告于天子注嗇夫爲末擯承命于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天子又曰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注謁猶告也然則王見諸侯皆擯者傳辭故此亦擯者以

其圭幣告王並稱其辭曰一二臣衞敢執壤奠也

古字多省玉藻必與公士爲賓卽逼作擯而多士

篇予惟四方罔攸賓徐仙民依馬義音擯刼之擯

此於本經有可證者

以成三德 呂刑

以效古三后之德

惟反

與惟官意反對惟官者同官而相徇也惟反者同

官不相協輙故反其輕重也

其罰百鍰

鍰史記從今文作率五經異義曰今夏侯歐陽說墨辟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古尚書說百鍰爲三斤廣森按率即考工記之鋝實六兩大半兩也言六兩者舉成數（冶氏重三鋝注云三鋝爲一斤四兩）其字或爲鐉（伏生大傳如此）或爲選（蕭望之傳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按鄭司農讀刷亦爲率）鍰者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與率字不同輕重亦異鄭君以鍰亦爲六兩大半兩偏信今文也許叔重以鋝亦爲十一銖二十五分之十三偏信古文也（說文序曰書稱孔氏）今孔傳云六兩曰鍰則傳古文之書而用今文之訓其僞明矣如

眞古文說大辟罰千鍰才三十斤銅耳漢時唯今文立于學官故漢律以金代銅西漢二斤八兩見淮南王傳東漢三斤皆准千率之數鄭駁異義云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按公羊傳解詁曰黃金一斤若今萬錢漢錢重五銖萬錢共重百三十斤是金三斤直銅三百九十斤故言相依附唐律復贖銅死罪百二十斤於古稱爲三百六十斤据舜典疏周隋斗秤於古三而爲一輕於今文之千率而重於古文之千鍰多矣然銅賤則罰宜多銅貴則罰宜少固不得百王一致也

獄成而孚輸而孚

輸與渝通春秋經鄭人來輸平詛楚文曰變輸盟
刺其義皆爲渝成者有司讞獄于上上從而定之
也渝者反其案也有所成而人罔弗孚有所輸而
人亦罔弗孚是出入各當其情矣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
作咸乂四篇 序

殷本紀曰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
咸艾作太戊似別有太戊一篇今序無之漢張霸
造僞書百兩篇王充謂其按序而作則古序本有
百兩篇故書說曰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

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今序適足百篇相承脫其二矣其二者一即太戊一㪅揜誥也出書大傳墨子引書有術令相年大明禽艾武觀總德諸篇蓋刪書所不錄令其名雖無而其文則梅氏皆竊取之矣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按歸獸之事蓋孟子所謂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者出於此篇梅氏古文但撫拾樂記放牛歸馬二語恐未足以當之漢律歷志引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孟康曰月二日若翌日癸巳武王廼朝步自周于

征伐紂又曰粤若來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
劉商王紂又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
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
以庶國祀馘于周廟今逸周書世俘篇具有其語
而世俘載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
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羆百
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
麝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此一節頗與歸
獸事相類意武成世俘文多大同但孟子所讀武
成有血之流杵世俘乃無之則又未可竟以世俘

當武成耳孔壁中眞古文尚書五十七篇堯典一舜典二汨作三九共四至十二大禹謨十三咎繇謨十四棄稷十五禹貢十六甘誓十七五子之歌十八胤征十九湯誓二十湯誥二十一咸有一德二十二典寶二十三伊訓二十四肆命二十五原命二十六般庚二十七至二十九高宗肜日三十西伯戡黎三十一微子三十二大誓三十三經典釋文云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大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按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于壁內者陸謂本始中非也然其云大誓一篇者得之蓋漢世止見三篇之一故語孟左傳所引太誓皆適在其所未見兩篇中意時博士有附會書序而強分爲三者乃適致馬融

之疑耳白魚躍舟前歌後舞等語伏生書大傳已具載之李顒作尚書集注於今文太誓內多引孔安國語此乃眞孔傳子國親見壁中古文者而於民間所獻太誓亦併爲作傳司馬子長從子國問古文尚書說亦取而載之周本紀未可斥其僞也

牧誓三十四武成三十五洪範三十六旅獒三十七金縢三十八大誥三十九康誥四十酒誥四十一梓材四十二名誥四十三洛誥四十四多士四十五無逸四十六君奭四十七多方四十八立政四十九顧命五十康王之誥五十一畢命五十二一云冏命棐誓五十三呂刑五十四文侯之命五十五秦誓五十六序五十七

其九共九篇同卷般庚三篇同卷康王之誥與顧

命同卷故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鄭康成曰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亾劉歆三統歷在建武前故及引之師古乃以爲今文尚書之辭今文焉得有武成耶伐商月日見於武成逸篇者固可徵信即世俘亦姬氏之遺文也三統歷推是年閏二月蓋歆以一月爲周正月正月二日壬辰則四月不得有辛亥乙卯之等故置閏以足之其實古法歸餘於終僖閏三月君子以爲非禮春秋經傳及秦漢本紀書閏月恆在歲末斷無閏二月者也廣森受說于子竹厂陳子以爲一月者

殷之正月二月者殷之二月時猶因商正詩大明正義曰鄭注尚書謂武王伐紂時日皆用殷歷既事于牧野遂改正朔以殷三月爲四月故武成無三月丑月而往卯月而還司馬法所謂師出不踰時者歟國語曰昔武王伐殷辰在斗柄殷之正月斗柄建丑其月朔猶接冬至之氣故日月得合辰於星紀之末與斗柄同在丑位此一月壬辰爲丑月之證彼上文云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則是諸侯師始發之日月在房日在箕斗之閒也故今文太誓曰惟丙午王逮師見大傳言師先發武王後發至丙午日與師相及矣

世俘紀干支最詳然前後複亂今校以太誓武成
之文著譜左方庶有益于覽稽
殷一月　周二月
辛卯朔
壬辰二日　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
癸巳三日　武成曰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
周于征伐紂
丙午十六日　太誓曰惟丙午王逮師
戊午廿八日　書序曰一月戊午師度孟津
殷二月　周三月

庚申朔

癸亥四日　國語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

甲子五日　武成曰粤若來二月既死霸粤五日

甲子咸劉商王紂

丁卯八日　世俘曰太公望命禦方來丁卯望至

告以馘俘

戊辰九日　世俘曰戊辰王遂禦循自祀文王時

日王立政

壬申十三日　世俘曰呂他命伐越戲方壬申至

告以馘俘

辛巳廿二日 世俘曰侯來命伐靡集于陳辛巳

至告以馘俘

甲申廿五日 世俘曰甲申百弇以虎賁誓命伐

衞告以馘俘

周四月

庚寅朔

乙未六日 世俘曰維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

方通殷命有國

庚子十一日 世俘曰庚子陳本命伐磨百韋命

伐宣方新荒命伐蜀

乙巳十六日　世俘曰乙巳陳本新荒蜀磨至告禽霍侯俘艾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禦八百有三百兩告以馘俘百韋至告以禽宣方禽禦三十兩告以馘俘百韋命伐厲告以馘俘

武成曰惟四月既旁生霸三統歷曰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

庚戌廿一日　武成曰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

辛亥廿二日　武成曰翌日辛亥祀于天位

世俘曰辛亥薦俘殷王鼎武王乃翼矢珪矢憲

告天宗上帝王不革服格于廟秉語治庶國籥人九終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維告殷罪

壬子廿三日　世俘曰壬子王服衮衣矢琰格廟籥人造王秉黃鉞正邦君

癸丑廿四日　世俘曰癸丑薦俘殷王士百人籥人造王矢琰秉黃鉞執戈王奏庸大享一終王拜手稽首王定奏其大享三終

甲寅廿五日　世俘曰甲寅謁戎殷于牧野（謁告也祭神而告伐殷于牧野之事也）王佩赤白旗籥人奏武王入進

萬獻明明三終

乙卯廿六日　武成曰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籥人奏崇禹生開三終王定此十一字據世俘增按崇禹生開似夏詩歌之名崇蓋崇伯也開鄭夏后啟也春秋公羊說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己同者假以風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樂周所以舞夏樂者與周俱文也愚以是知武王祀馘周廟所用皆夏樂

經學巵言卷二終